

[痴線] 《有冇聽過飛機廁所未企○ 係身就沖廁會俾佢吸走晒內臟？ 》

作者: 藍橘子 (萬用上帝)

(1)

故事開始，先讓大家瞭解一下我的現況，我叫阿祥，整個求學時期，都被課本裡的知識嫌棄，死命拒絕讓我記進腦子裡的爛學生。沒差，我腦子也裝不下這麼多日後沒機會用到的東西，正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，從放榜那天起我就毫不留戀地脫下了學生這個名號。

可是，現實中大多都是想法膚淺的人，單憑成績就去判斷一個人是否能幹。難道他們沒發現地鐵裡塞滿了用手機偷拍的大學生嗎？難道召妓沒找數的就只有風度翩翩的豬肉佬，就不會有維護正義的警察嗎？仗著自己是警察卻沒警察應有自覺的警察通街都是！人們總是以自己定下來的法則批判別人，既無知又自大！

所以我找不到工作...

讀書的是學生，工作的就是上班族。在兩者之間遊離份子，人們也給予有很多名詞去標籤這群人，但沒有一個是正面就是了。可是沒有在怕的，路不轉我轉，仗著年輕生猛的身體，找了幾份不穩定又沒保障的苦工，不但搞得滿身勞損，對人生又沒有半點得著，虧本了，唉。

賺回來的錢僅僅能維持生存所需的溫飽，卻沒有揮霍的能耐。在我第一步踏進社會工作開始，就意識到人們的價值觀完全扭曲，金錢薰陶得使所有人的都內臟腐爛了。在結交一個朋友，或者結交一個異性之前，都還沒認識那個人，第一件想瞭解的就是那人「能掙多少錢」。金錢只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廢物，對世界整體來說什麼都不是，但人們卻為這堆廢紙勞碌拚命，真是夠了...

所以我沒有女朋友...

以上，正是我的人生簡介。回歸正題，這次決定去旅行的契機，是某天在facebook看見一句說話：「去旅行是怎麼一回事？簡單而言，就是人待了一個地方待到心灰意冷，跑去感受一下別人待到心灰意冷的地方。」我覺得這句話對極了！難怪常常看到中學同學到外國幾個月，發表facebook時頓時

轉了英文台，才去日本一星期就連手機系統都轉成日語，去韓國的更加誇張，直頭連外貌都跟韓國人一模一樣，完全認不出來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來我人生正欠缺一個旅行！事情的原委就是這樣了...

正式進入主題，第一次將踏入飛機體內，實際體積比起平時抬頭看見的大得多，機艙內除了謝絕肥人的椅子外就沒任何可形容的裝潢了。在飛機起飛的一刻，我差點嚇到失禁尖叫，媽的這麼大的鐵塊竟然可以衝上天際，完全沒有說服力。我不禁不讚揚一下自己的忍耐能力，事實上我的精神力早已到達瀕臨崩塌的邊緣，但眼見周圍的人竟能若無其事地看雜誌，甚至有人在飛機起飛前就一整個睡死，頭顱像鐘擺一樣左搖右晃。

不怎麼樣的機倉座椅，不怎麼樣的空中小姐在示範怎樣用救生圈，搭配完全撕裂了我人生能接受範疇的壓逼感。令我完全不能夠冷靜下來！好想大叫！好想哭！好想失禁！好想用手刀劈自己的後頸椎，令我昏死過去！

呼...前座的嬰兒在放聲大哭，真羨慕他啊。周遭乘客的若無其事，跟我此刻的心情超不搭配，我只好將視線轉移到窗外，凝望著不斷往後滑動的景物。將吃了興奮劑的心臟幻想成一片寂靜的湖水...

唔～現在的我，很想寫一首文藝意識流的新詩...

我腳，離地萬呎，心卻，墜進谷底
厚雲成雨下，尿快瀕臨缺堤

我想變成前座的嬰兒，依偎在母親的懷裡哭，喝她的奶
坐我旁邊的，老伯，很大陣老人味 他在猛搔頭皮 頭皮屑，四濺
他媽的還，給我，咬牙，雙眼，滿佈紅筋
像個，快要爆炸，的炸彈
我彷彿，看見，數十年後，的自己
哀呼，嗚啊
宇宙大爆炸。

by 阿腸 (是母親幫我起的花名，但我不是HeHe)

咳咳，說起旁邊的老伯，他也不怎麼樣，「阿伯」兩個字就足夠形容他了。老人家應有的他都有，滲雜藥膏的老人味，像樹一樣的皺紋滿佈全身，幾近禿頭但死要將左邊的僅存頭毛梳向右邊。唯有一點值得說的，就是他的裝束也很「阿伯」。我不是說這樣不對，但這裡畢竟是飛機，不是樓下公園，不是茶樓，也不是老人診所...上身穿著泛黃的白色背心，下身穿著鬆垮垮的到膝短褲，最後當然少不了是一對膠拖鞋！這身裝扮在我家樓下隨處可見，但在飛機上看到就很有逢和感！

雖然我沒坐過飛機...

這位雙眼紅筋跟皺紋一樣多，上下顎發出沒有牙齒的牙肉碰撞聲的老伯，他活像是被人從家裡直接搬上飛機的樣子一樣，毫無準備的自覺。嗯，他現在還死命想扯掉扣在腰上的安全帶，可是卻不懂得怎麼拉動把手，一直死命地扯、扯、扯...

「老伯，你要拉動這個才能解開的，但現在安全燈還亮著，唉，你就忍一忍吧。」我語重心長地說。可是老伯卻沒有理會我，一直扯過沒完沒了，上半身還像垂死的金魚般蠕動...

「空姐！空姐！這邊！」我在座位上叫喊，一位樣子頗漂亮但很厚妝的空姐聞聲趕至，微笑著跟我說「先生，有需要幫忙的話可以按座位旁邊的按鈕」

「按鈕？我不是要下車啦。重點是，這位老伯好像有什麼非做不可...」

這個時候，老伯突然搭嘴了，我跟空姐一樣被嚇得瞠目結舌。

「我想小便...現在就要...」

(2)

「小便?! 空姐! 空姐! 我要落車!」聽到老伯的意願，輪到我像生猛金魚一樣蠕動了。還猛按座椅旁的按鈕，頭頂的燈在閃爍不定。

「先生，你冷靜一點吧。還需要大概五分鐘，就可讓乘客自由活動了。」空姐雖掛著笑容，可是眉開眼頭卻像怒神一樣緊鎖，使眉宇間的化妝品剝落。

「自由活動? 意思是可以落機嗎? 飛機果然很快，我還以為要坐十多個小時呢...」我恍然大悟。

「先生，這班客機沒錯小坐十多個小時，自由活動的意思只是讓乘客可以去洗手間而已。」空姐的笑容越來越生硬。

「小便...」老伯加入戰團，拿起座位前的嘔吐袋，比了比大小，然後一手把我的嘔吐袋也搶過，點頭滿意，作勢要脫下他的鬆垮短褲。

「先、先生，請你別在這裡小便!」呵呵，空姐這樣一喊，附近的乘客都騷動起來，驚呼聲迅速往外蔓延。

「哈哈，就說你們都在裝冷靜嘛，坐飛機怎可能不害怕啊?」我冷笑加拍手。

「這就是航空公司陰險的地方了! 將老百姓拖進水深火熱之中! 陷入萬劫不復之地!」老伯突然像脫韁野馬，揚起前腿怒吼。

「.....」我跟空姐同時被他的氣勢怔住。

「大家沒想過吧? 為什麼世界各地所有機場都不讓乘客帶水或其他液體上飛機? 是因為怕恐怖襲擊? 別說笑了! 只是驗一下液體是否有危險性，又不是要驗DNA，難道以現今的科技做不到嗎? 老夫在醫院戳手指驗血，幾個小時就有結果了! 嘩哈哈，糖尿病萬歲!」老伯氣勢磅礴地環視全機倉的乘客，我被他一瞥也戰意全失。

我留意到全機乘客包括空姐全都皺起眉頭，但卻沒人反駁老伯。被老伯這樣一吼，我想起了一個陰謀論，聽說以現今的醫學技術，已經發展到沒有所謂的不治之症，任何癌症亦能在短時間內復原。但為什麼全地球每分鐘都有人因癌症而死亡呢？！原因有兩個...

第一，知道嗎？藥廠只要推出「全民強制性注射」的疫苗，每年收入就過百億了。這亦是為何近年的人患上癌症的機率相比起古時大大增加的原因。政府強逼每個小孩都注射的所謂抗病疫苗，但診所每天照樣塞滿人，其實那些疫苗都是等待爆發的癌細胞。

第二，一個不抽煙不喝酒的好好先生，只消半年就因為癌症死亡了，這些新聞屢見不鮮，也從來沒人起疑，只因為癌症是最能殺人於無形，卻不成罪證的殺人武器！研究治病的藥苗也許很困難，但要抽取出病毒卻是很容易的事，只要每天將病毒加到你的飯糰裡，半年後你就拜拜了。

但是老伯啊...這跟你在機倉上尿尿有什麼關係呢...？

「老先生，這也不能在機倉上隨地小便呢，啊...即使在嘔吐袋裡也不行...」空姐的容忍程度已到達極限，兩頰在微微抽搐。

「我是儲備來喝的，就在飛機墜毀之後。我為了這次的遠行，早在幾十年前就做足準備了，姑娘仔妳看看這些剪報！」老伯從褲襠裡掏出一堆舊剪報。沒想到老伯是早幾十年前就準備好了，我真是誤會你了。

「報紙也有統計過，飛機墜毀的死亡率達到98%，即使有幸安全降落在水面，乘客為了安全必須離開機倉，但最後不是在海面上凍死，就是餓死渴死，這些尿是保命用的！」老伯將兩包滿滿的「尿袋」像麥當奴的外賣紙袋一樣摺好。

「落車！落車！」我加入戰團，頭頂上的燈又亮又滅。

驀地，飛機像微波爐般「叮」了一聲，頭頂上「必須扣上安全帶」的標示燈關了。

「先生，現在可以自由活動了，但...不能下車就是了，非常抱歉。老先生，請你放心，我們的飛機是很安全的。雖然飛機墜毀的死亡率的確很高，但其實飛機的航行技術已經發展得很安全了，你這些全都是舊有的報導。我想你應該不知道吧，飛機的引擎共同有四個，即使引擎壞了立刻就可以啟動後備引擎。就算不幸地所有引擎都壞了，機長還是可以將飛機安全地緊急降落。」

「我先上個廁所，老伯麻煩讓一讓...」嗅到嘔吐袋傳出腥臊的尿味使我尿意盎然。

「青少年，萬萬不可！」老伯雙腳伸得老直，阻止我的去路。

「老伯你把我的嘔吐袋用了，又不讓我去小便是想怎樣？空姐麻煩妳給我一個新的吧。」

「呃...先生，我們的嘔吐袋不是用來小便的。」

「青少年，老夫一眼就看穿你是第一次坐飛機了！」

「靠，讓你發現了！」

「讓老夫多告訴你一個秘密，飛機的沖水設計是將排洩物排放到半空中，以現在飛機的行進速度，恐怕會連你的內臟都抽得一乾二淨啊！」老伯煞有介事地說。

「那不用擔心，我是站著尿尿的，麻煩讓我過一過...」

有聽過「蝴蝶效應」這個學術名詞嗎？就是說縱使蝴蝶拍動細小的翅膀，也有可能造成千里外的颱風。世界上所有大事，其實都是由一個又一個微妙的巧合所組成。說這麼多廢話，我就是想帶出...

飛機猛烈地晃了一下...

「怎麼了？！發生什麼事？！」一陣哆嗦，暖流從褲襠中間蔓延。

「呼，老太婆，老夫來陪妳了...」老伯雙手合十，誠懇地不知跟哪裡的老太婆對話。

化妝品龜裂了大半的空姐一愕，無助地瞟向其他空姐。「必須扣上安全帶」的指示燈又再亮起，廣播也隨即播放，在這個情況下，即使是機組人員也得返回座位，所以空姐也搖搖晃晃地離開，我想她應該會順道去補補妝。

「由於飛機遇上氣流，請各位乘客扣上安全帶，直至信號燈熄滅為止。!@\$*#%^@!\$*!(\$%!)\$!(\$#@#*%@(」接著是一串英文廣播，我作為香港人理所當然耳窩鼓膜也是made in

HongKong的，支持本土是志在必行啦，所以根本不屑聽進去。」

加上我根本聽不懂...

震盪來得毫無預兆，飛機一時平均滑行一時在顫抖，我卻是堅持由頭到尾一直在抖個沒停。我曾經看過一本文學巨著，名叫《生還者的獨白》，故事開頭就說明一種「慢性災難」的現象，人類是一種容易被周圍環境影響的動物，當面臨危險時，譬如說大廈發生火警啦，明明大廈的防煙門跟走火通道都保養得很好，每層也有配備滅火器，但最後整棟大廈的人還是活活被燒死了。為什麼呢？「火場裡的傻勁」專家表示（我不知道為何會有這種專家，聽說這個名詞是源自漫畫《筋肉人》，但如何界定何謂專家不專家就不得而知了...），被燒死是因為A君看見B無動於衷，所以就算嗅到煙味也不敢貿貿然行動。

實情B早就被濃煙嗆得眼淚直飆了，但因為他的上司C君不斷將工作推卸給他，所以連擦去眼淚都沒時間。上司C見下屬D、E、F、G都把生命奉獻給工作，自己先逃跑又情何以堪？最後，全公司沒人逃跑，大家面面相覷燒死了。

恐懼這種東西一旦萌生出來就不會被消除，人們只是強行將它抑壓、遮掩、故意忽略而已，若然在眾人中加插一道藥引，所有人的恐懼都會連珠爆發！

毫無疑問，老伯是一道很稱職的藥引...

(3)

「嘖，不過是一般氣流而已，大驚小怪。難道你們沒聽說過嗎？每年飛機墜毀的死亡數比起騎驢仔跌死的還要低，有什麼好怕的...」全程在看報紙西裝男把報紙收好，雙手交叉環胸。才剛剛燃起的火苗，被他就這樣一腳踩熄。

「嘖，竟然有人將這個哄小孩的故事當成護身符。什麼踩到牛屎跌死、吃豆腐啃死之類的，根本沒人會去準確計算，哪來比較？再說，一架飛機墜毀就死百多人了，騎驢仔要是死這麼多人的話，也就是每幾日就有人跌死了，試問還會有人蠢到繼續騎驢嗎？！答我啊！」

「喲～～嗝！」老伯說畢，豪邁地將其中一袋尿尿仰頸喝下，嗝了下臭氣，用衣袖擦拭嘴角。厲害啊老伯，火藥引熄滅了，你直接用汽油淋在別人頭上。

這下子沒人逃得了，前座的嬰兒繼續放盡喉嚨大哭，報紙男在抖腳，機倉內的氣氛明顯變得僵硬冷冽，機身輕微的震盪足以令大家燥動不安，但在持續沉默的情況下，老伯若然繼續唱獨腳戲，只會令他的說服力下降，慘被冠上神經病之名。此刻的他，看起來像個看破塵世的醉漢，只是手邊沒酒，換成他自己的尿而已。

我不會讓你孤軍作戰的老伯，畢竟上帝冥冥中自有安排，我們在飛機上惺惺相惜也算是一種緣份。我故意用機倉乘客都聽到的聲線，裝無知地詢問只是坐在我旁邊的他。

「聽說在飛機墜毀時，離心力會直飆破錶，人們在未意識到危險就被嚇到昏倒，機師也無法幸免，所以根本與機師的經驗與技術無關，大家連戴上氧氣罩的能力都沒有，便直接炸個粉身碎骨了。是真的嗎老伯？」我像個綜藝節目主持人一樣，將問題拋給老伯，讓他發揮。

「唔～你這個問題非常好啊青少年，是真的，在飛機還沒有墜地之前，大家都已經因過大的離心力而心臟麻痺死了。相比起在家裡放瓦斯，是更快更無痛苦的死法呢。」老伯跟我一唱一和。

每個人都擁有自負的特性，在電視上看見別人跑馬拉松跑到嘴唇發白衝過終點，便不期然覺得自己也能夠做得到，縱使平時沒有練習，跑步的經驗就只有在上班趕巴士的時候，在家裡做仰臥起坐也會半途而廢，但還是覺得自己到了那個時刻，小宇宙便會發爆出來。看報紙的恐怖襲擊、綁架案時也一樣，總覺得自己是僥倖生還，能夠逃脫的那一個，只要拚盡全力就萬事皆可能，但平時連努力都懶，又談何「拚命」呢？

我也是這種人...

(4)

跟老伯結盟的原因，我也不想死，我也怕死得要命！但剛才已在眾人面前出了洋相，就想盡力拖垮別人而已。「扣安全帶」的訊號燈熄了，數個空姐浩浩蕩蕩地再度走過來我跟老伯的座位旁，看來她們已經在剛才相量好作戰策略了。

「兩位，我已經跟機長溝通了，若然你們再繼續擾亂機倉秩序，我們有權將你們分隔開，並通知機場警察在降落後將你們拒捕！」

「試問誰還未發聲～都捨我其誰衛我城～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主誰要認命噤聲...」我帶頭振臂高歌，可是唱了幾句也沒人和唱，老伯也在嘀嘀咕咕的不知在幹嗎，我羞得耳朵通紅蜷縮在座位上。

「人生苦短，時間飄逝，老夫活了這麼多年人，夠了...只望能與老伴一起投胎，再續前緣，試問生於世上，有幾個知己，多少友誼能長存，今日別離共你相相兩握手，友誼...」

幹！剛才不唱，現在卻逕自唱起不合時宜的陳年老歌！他突然感嘆起來，雙眼泛有淚光，像朵快要枯萎的小花。我還聽見四周圍有嗦鼻子和抽泣聲，老頭真有你的，在空姐的強權底下獲得不少同情分數。

「姑娘仔，可以再給我一個紙袋嗎...」老伯的淚珠沿著臉上的皺紋滑下。

「先生，我已經警告過你了，你想方便的話現在可以去洗手間。」

「不...姑娘仔，老夫承諾妳不會再搗事了，我只想要個紙袋...」在老伯的苦苦哀求底下，空姐只好無奈地給了他一個紙袋。

這時，老伯突然不知從哪裡掏出一支毛筆還有墨水，垂頭喪氣地說：「老夫只是想寫下遺言而已...」

「不、不可以啊先生！」空姐愣了一下，急忙出手阻止老伯。

「怎麼不可以～老夫要寫遺言啊啊啊啊！」老伯再度發狂。

「太過分了啦，你就讓他寫吧，又不是要幹什麼！」後座一位婦人出言相助，其他人也陸續起控「對啊啊～」「別欺負老人家了！」。最後空姐只好知難而退，活該。

「不如大家也來寫遺書吧～」老伯寫完一堆鬼符，很順手就遞給我...喂！老伯，這個提議似乎太超過了，又不是在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...更何況飛機已經穩定下來了，又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看破紅塵。

「好！哈哈哈～老頭子你實在太有趣了！我就陪你玩玩，就當留個記念也好，日後當我遇上什麼挫折，我會記起這一天的！」前座聲線粗獷的男人搶過字條，擅自在紙上寫啊寫，然後又再遞給我。「少年！你也寫吧！」

我接過嘔吐袋...啊！不是！現在稱呼它為嘔吐袋實在太失禮了。它現在已經變成像台灣放天燈那種有意義的存在了，我拿著它端詳了好一陣子，我對遺言沒什麼靈感，所以想先參考一下其他人。

「寶珠 B 我愛你」老伯竟然用粗獷的毛筆字體寫這麼肉麻的字句，我看了後打了個寒顫。

「在地獄也要每天做掌上壓一百次！」這、這算是什麼遺言啊...

「我、我想做飛機師～可是我連單車也踩不好～」突然後面有人從座位裡大喊出來。我轉頭一看，是個梳三七分界的四眼仔，可是...我猜不透飛機師跟踩單車有什麼關係呢？

「我想做家庭主婦...」開口的是個男人。

「我、我想一拳砸爆我的上司！」那個上班族的上司就坐在他旁邊。

(5)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這次走出來的不是空姐，而是機長...少女的性幻想對象、飛機上的BOSS、唯一能撫摸軟盤的男人...咦？！等等等等...

「喂！你在這裡幹嗎？」我渾身顫抖地嘶吼。

「你們在幹嗎？！」機長反問我。

「我的媽媽比我還要年輕，但給我利是，跟她逛街的話別人會以為我們是姊妹...」四眼妹在嘀咕著，頭一直敲窗。

「斷絕我們的通訊、不讓我們離開、斷水斷糧...是行軍最惡毒的策略，你這傢伙竟做到這個地步...」老伯眉宇間多了幾條皺紋。

「老先生，我們機上的食物或飲料隨時可供乘客購買...」空姐搭嘴。

「誰要付錢買你的食物啊！」我振臂怒吼。

「老夫...老夫...老夫跟你拚了！！」老伯拔足想飛撲過去。

「等等！你打死他誰來駕駛啊？」幸好「拔足飛撲」的是老伯，實際上他的動作只是慢動作重播。

「飛機有自動導航系統的，不然你以為自己在坐巴士啊？！」機長得意地說。

「別少看巴士司機啊！」一個疑似是巴士司機的大叔站起來擺出拳擊手的姿勢。

「嘖，你這個身型我還以為是相撲手啊...」機長手一晃，左刺拳擊中大叔下巴，大叔瞬間失去動力。

「別少看相撲手啊！」另一個胖子站起來，雙腳開弓，跺地！

「白痴...」機長冷冷一拳，擊中胖子鼻樑。

「別少看白痴啊！」一個白痴站起來猛揍自己的臉...倒下。

「嘿嘿嘿...都什麼年代了，還在喊打喊殺，真丟臉～」一道極之囂張聲音傳出，並不斷在機倉中迴盪，不...貼切點說那聲音是從飛機廣播傳出來的，到底是誰偷用廣播機？

大家都探頭張望，機長眉頭一皺，聲音又再一次傳出...

「放心吧，我只是入侵了飛機的伺服器而已。機倉內沒錯是無法使用電子通訊儀器，但用電腦攔截飛機發送的訊息並非不可能，當然還需要高超的駭客技術啦，呵呵呵。」

機長鬆開頸上的領呔...

「對你們這班凡人來說，很難懂吧？為了讓你們容易點理解，我做點示範好了。飛機前方有氣流警告，預計相遇時間，五秒...三、二、一...」飛機果真巧合地抖了一下。

「再來，根據預設航道顯示，飛機要稍微轉向了，大家可以望出左邊的窗外...對吧？機身在傾側了。」不再是巧合、不可能是巧合，飛機聽話地微微傾側。

機長脫下帽子，輕嘆了一口氣，贏了！駭客贏了少女的性幻想對象、飛機上的B O S S...

機長左手輕輕斜削，一部手提電腦被斬成兩半。

「你當我是瞎子啊？在我旁邊用電腦以為我察覺不到嗎？！」

「別少看瞎子啊！」飛機上果然什麼人都有，一個戴著招牌墨鏡的瞎子站了起來，對著送餐車怒罵，作勢要開打。

「沒什麼事的話，我先回去了。」機長拋下冷冷一句，頭也不回走向駕駛室。

再也沒有人站起來，也沒人敢再哼一聲。因為機長的手還冒著煙硝，被這樣一劈可不是開玩笑的。我們徹底地輸了，機長不但懂得駕駛飛機，樣子帥子不特止，打架還強到爆，世界果真是公平，看老伯苦瓜乾的臉口，肯定是想盡早投胎了。

換轉是正常情況，換轉是任何一個地點，作為失敗者的我們都應該感到萬分沮喪，想立刻跳機才是，但是！我們沒有這樣做！

因為吃飛機餐的時間到了...

滿肚子陰謀論的老伯、死不肯穿上衣的肥婆、眼鏡飛脫的四眼妹、正在跟椅背纏鬥的瞎子、醒過來又昏倒的白痴、鼻子通紅的相撲手、下巴歪掉一邊的巴士司機，還有我...現在都默不作聲地吃著飛機餐，場面就像在公園一群打完架，又圍成一團吃雪條的野小孩。我們都彷彿經歷了一次生死，好好享受著用餐時間，將肉切成小塊，小心奕奕地送進嘴裡，咀嚼了很久才不捨地滑進喉嚨。我們都是現在才察覺到，飛機餐原來是這麼美味...

用膳過後，飛機即將到達目的地，所有空姐都油盡燈枯，軟癱在自己的座位上。機長再次走出機倉，說接下來要改為人手操作，我們的命就在他的手中，還有不服氣的就放馬過來，臭屁得很。但在他怪物級數的拳頭底下，我們連頭也不敢抬起來。機長鼻孔發出輕蔑的嗤聲，回到駕駛倉。看著他的背影，我不禁感到困惑，是什麼事使他毅然放棄燈光閃閃的擂台而窩在飛機上？又或許...他只是喜歡欺負弱者，幹幹空姐...

我掃視機倉上的人，每個人都在雙目交投。我們都知道，當我們離開這個機倉，我們將變成陌路人，日後即使有緣相見，也不會認得對方。或許我們每個人，都有屬於自己不一樣的故事。

飛機在高速下墜，耳朵痛得嗡嗡叫，我想也沒必要裝下去了，乾脆將心底裡的恐懼發洩出來。我的哭聲比嬰兒更大，反而嬰兒卻困窘地停止哭泣了。老伯看我這樣，掀起白色背心，讓我啜飲他萎靡長了幾根毛的乳頭，叫我幻想著母親的乳頭。我欣然拒絕，吸啜一個老頭子的乳頭又怎可能想起媽媽呢？露上身的肥婆倏地雙手掩胸...「不...」我搖搖頭，說她誤會了。

(6)完

降落時間持續了十五分鐘，我差點第四次失禁，老伯也不惶多讓，我們在這架飛機上，都願意坦承地將真面目展露出來。

飛機猛地震動了一下，飛機正式安全著地，停定後，機倉門打開，所有空姐都一副吃屎臉站在倉門旁邊，迎送我們離去。各人如我所料地散去，各走各路，形同陌路人。肥婆因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機場警察拒捕，四眼妹跟瞎子搭在一起走路...

領取行李後，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，回頭一看，是老伯...

「青少年！」

「老伯，有什麼事...？」

「遺言，為什麼你沒寫上去？」老伯遞出寫滿遺言的嘔吐袋。

「我、我...」我咬著下唇，難以啟齒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就算快要死，就算只是隨便瞎說，我、我...連自己想做什麼也不知道...」

「有時候，人就是過分追求，才會活得不快樂。」老伯幽幽地說：「可是，就算沒有想做的事，也應該有死前想見的人吧？」

「.....」我錯愕，腦海裡浮現一個身影。

「就跟那個人，說你最想說的話吧，當成是一個好開始！」老伯說畢，跟我揮手道別。

被老伯這樣一說，我恍然大悟，也許是身處遙遠的異地，內心的牽掛翻騰不已，顧不得長途電話昂貴的費用，我撥了通電話...

「喂，我想說，我、我愛你...」

「.....」電話另一方是不明所意的呼吸聲。

我屏住呼吸，承受著難熬的沉默。

「我有女朋友了。」阿強掛了我線，他媽的！

(完)